

卷之四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忘集卷之

雜說

嚴師教戒

明海瑞撰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
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
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
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為芝蘭臧孫
以惡為藥石君子能陰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

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
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為
此惧一旦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
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無後可無忝者
聖人教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臚仕之
謂也女今亦小高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官
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為恟恟
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
不能行抑行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
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裘而有恥心焉

忘我之為重乎或厥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
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
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
地且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賄之患而
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
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於天地
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為
之奔趨焉無足齒焉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
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碎
詈之諍爾旁

客位告辭

君子之不能絕人逃世情也然文侯子美掃逕擁篲以迎孔北海亦有座客常滿之幸若不可一日無焉者情云乎哉瑞自幼少能知識意竊有執焉紛々世態其不當乎心有日矣近有一二執此行者私有謂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其纖節所係尚無能特然拔鄙俗以趨入賢聖之域清夜揣較猶天地間不才子也而人或以固疾之夫瑞之所守豈偶然哉其不能以恂恂而易決蹊然人非聖人幾微之不能自省一時之昏以怠者有之正須諸賢者提掇之力也願無能以正道旁格方舉世

俗之說居不疑而進焉噓薰猶冰炭之不能相同矣陳登無客主意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瑞非敢以此介懷念也有終鮮克雖一寧無一日若柳子所云河間婦耶用是惴惴以箴規磨切之道為諸賢望故敢以此誦於下執事亦冀共成天地間一克似子也

訓諸子說

二三子之從遊於吾者何為也哉天之生人也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之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

貢士發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
今之從事於季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决状元進士於
科第者人恒壯之此季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日
之雅於經授或未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侈然
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歉者然季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
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
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反之清夜崇靈之氣如德曰
吾惟師之從要亦敢焉而已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
在方冊踴躍於諷咏而不能已自己昂昂然張膽明目
真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

有怯焉則志立而氣不克也仲由不恥緼袍之立孟軻
藐大夫伯夷敢於非聖人而不顧時奔而服之心胷之
間往來不置或者克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文識陳
語為後日故鄉之計視百責於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
立於卿相之列吾為二三子醜之矣夫求富貴利達而
妻妾之羞泣從焉真心也施施而驕其妻妾失其初焉
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幸事師無犯
無隱究其可以至於若此乎若子之無恥色忿而調忤
聖人不許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延平府南平縣儒學教諭海 為申明教約事照得當
職雖嘗有志於聖賢之學而質魯力薄終未能至於其
間環顧其中無可以表率人者但志圖補苴一二而例
之所得今官也一無以為諸弟子勵焉夫何以稱用是
悚惕強自飭躬求是以為觀法地矣外有一得可持以
為修進助者取為諸弟子之本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
自處弟子今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一一遵信而
強行之本職藉成以免尸曠之責本職幸也如其不然
亦豈敢以姑息從事輕則戒行夏楚重則兼請黜陟是
亦今日事也為教弛日久諸弟子之不信吾說也先為

諸弟子嚴之

計開

一學問之道朱子所揭於白鹿洞學者五教之目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為孝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身之要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已所
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大
緊備矣諸生率此而行夫何學之不進第今人雖
知聖門之教在而每援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

自怨則於此不能無戾試舉一事如冊報類減年
歲甚者冒他方籍頂他人名原厥心未始不以通
弊自護也然德之不修機實在此孟子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言所知所行無非為
存心設法也損年圖進此心已陷於不誠不一之
地矣更季何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請為
改圖約諸生五日內一一將年甲籍貫三代脚色
從實寫報本季請提季道另行更造冊籍諸生凡
素行類此者亦痛自湔洗勿以惡小而為之庶乎
不遠而復自此無不慊心之事集義以生浩然之

氣為賢為聖異日為國家建偉業無難矣

一聖門之學在知行德行屬行講學屬知慎自修飭
者決無不講之學真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
歸乎是故之行非有二道也然今稱德行文章則
當其辨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
其惟鄉原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節此其為人
之概也今俗則惟此是譽諸弟子寧無若柳子所
稱一凡人頌之自以為喜而陷於此者耶至吾輩
之所謂義氣人者又自可笑非傲慢猛悍不遜不
弟之為則出入衙門持持官長攻許他人長短逞

凶圖利之行孟子養浩然之氣平日以不見諸侯
自守或人申棖之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弟
子請於此辯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訐告等事不由
本季申請并先行稟說者縱有司見容本職亦不
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
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為文不
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
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泰
山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于其間

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
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
則取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
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諸
行事間所言又無着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
日為天下用諸士日遂營、必小有裨補而可乃
今一日讀書作文於國家身心無毫髮補益謂之
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
於此亦云竟為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
其梧擯而養其貳棘則為賤場師焉請試思之俟

本職酌取數篇為式日後仍踵前弊不流之胷中
而取之他人者縱極詞華亦加扑戒

一學以知為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鄉會粹朱
子平日教人之法定為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
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虚心涵詠曰切己體察曰著
緊用力兼之前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
矣今與諸生約將四書本經通鑑性理分為十二
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為二應朔望講書又分
為三應日課諸生自量資力次者減性理再次者
減通鑑再次者減經非甚不得已必宿號宿號者

兩日背書一次復書一次畢講書用辰時三六九
作讀用巳午時將作課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去
學十里內者朔望赴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半月
以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考後一日背復一月
書送一月課發落月考在再考次日辰時取便村
居生員也發落課亦同考用二十九日凡位次俱
是本職編定無得攙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
過至者責准考封門後至者從不到考者論作課
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生著緊用力而又不
失於驟迫若居敬持志四事則作文皆復有可驗

者就先人之已試而立之法非作無益也諸弟子行之

一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此商確世務必有道矣第經術察言其理世務非一一自其事而講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教蘇胡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策正其事也乃今則徒懸帖括以應笑朝有三士而世務無賴者亦奚怪乎諸生如經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將邊防水利等事每月約討論一二本職就中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復時詰其所以然今之

攻議世務舉伯者之說也自謂適用而不知其謬多矣昔孟軻以輔世自處謀事齊楚則曰非吾非及至推其極亦不過強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慎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孝則不固蓋内外交相為養自飭之道莫非進孝養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九遇一應聖壽正旦等事并在孝家居見官間處拱揖拜立皆必如礼其有放縱不檢者除在孝糾責外本職訪知亦行重治

一冠婚喪祭之礼廢久矣所以久廢之故正以無士

人為之倡率也蓋小民未嘗學問知禮義見越禮者之耀俗從而效之無所紛華於世者則廢不率遂致斯禮漸盡今後生員之家值冠婚等事敢不行稟併不依禮而行者痛治之其以父兄託詞者尤可惡夫本職拳々於諸生者冀淑天下人也乃今不能淑一二親父兄耶諸生異日將為朝廷治平天下也乃今不能小小以禮齊家耶此等人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一古者執贄以相見明有敬也矧弟子之有求於師者可無敬與然受命以教與此則又不同蓋師生

分定朝廷為諸弟子求師不待諸弟子將敬而後求教官為朝廷設教不謂諸弟子不求而不教也諸生參見拜揖外不許更執貨物以進凡俗所云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許奉行夫朝廷設有教將謂為爾諸生益也寧曰剝諸生以肥教官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也諸生欲以道義自處請先以道義處人

一學校類置公堂銀兩蓋于生員之冠婚入學幫補起復等事酌為科歛以充季中費也夫冠婚等事

諸生寧無小費乎有力者當共助之義也今反科
剝其道何在或又謂無公堂銀則請師費用無自
出猶之可也一應上司緣帳於何取之夫上司果
賢則諸生以文為事之歌之詠之傳之序之又
然而行人口碑之賢者得以光不朽矣不賢而歌
頌及焉是諸生忍見一路之哭滅是非心矣且今
帳文應頌其美私居則痛訐其過匿怨友人孔子
恥之本職誠不欲諸生為此不情舉動也延平多
賢上官然執帳文而歸正賈誼所謂牆屋被文綉
可謂痛哭流涕者而諸生獨何喜為之今日以革

公堂為急帳文次之上人有緣是怪責者責在本
職於諸生無與也

一諸生接見上人會典諸書明有禮節今後於明倫
堂上官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本學在郭外接
不許離閤門出郊野憲司官至本縣一見後不許
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於各衙門罪人也亦勿
得免冠叩頭奴顏哀免自貶士氣蓋不特奉職力
能為諸生立一赤幟位尊者德必大其遵制尤篤
諉之曰一介書生可以生於人可以死于人有不
得不舍禮以媚人焉是亦以小人心度君子腹也

諸弟子無忌

一凡一應等事等事礼生并齋詔書人員俱本職秉公自行編取諸生但有言及者必加重責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論矣

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朝廷旌之礼之所以彰先德勵後人也有未舉者諸生商確舉之舉之未正者商確請廢之知而不言異日將何以直言天下事耶學校公論所自出諸弟子行之

一諸生人眾本職稽考不能經久記憶今立大簿二扇一稽德一考學稽德簿記諸生某日某月行某

好事某月某日行某不好事責幾礼貌得失附焉考季簿記月日背復何書全記并記多忘少責幾記忘相半責幾記少忘多責幾考課之記如之寫字敬簡附焉歲終執此歷、稽念參酌書之三等更為一大賞罰諸生失之前宜補之後不可當頑鈍無恥之責有厥初求一於終不可當始勤終怠之責

一諸生住居學左右前後某街某巷第幾家城中某街某巷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某村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書館如之師某與某生員同會一一具帖同

年籍送學俟本職投之於簿此蓋非獨以為號課
呼喚之節諸生家之所行季之所習亦或緣此有
知也

一學吏職在供寫文案今後紙筆費用俱係本職區
處敢有因幫等事索取生員員一錢并為生員改
洗文卷決無輕貸夫上人每每賤利正為趨利酷
也我於人無不受且敬况爾之有勞於我耶第本
職養諸生如父母深聞養處子任爾納賂生其利
必學校地先明潔淨容爾一賤利私為污穢理必
不然也爾慎思之

一凡所示條約無非欲諸生立有成就父兄愛子弟
之道也子弟獨無愛父兄之心耶本職無似自任
今官睇目而視昔之教戒我者不在上矣昔之箴
規我者不在左右矣識見昏愚心志怠忽是將奚
賴孔子於商賜有起予之嘆愚聲不入於耳於子
路致欣幸焉諸生如不以我長而難言匡之翼之
予之福也本職離師得此其感報當如之何
以上條約大槩也本職初至季中某善可與某弊
可革尚未盡識容與諸生會議并參酌提學道教
條別為更定

備忘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忘集卷八

補遺

申海南道陳雙山人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為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
圖久安事緣本職會試未第曾具奏蒙兵部奉聖旨行
撫按守巡道從公計議後授今職母老在堂便道歸省
且冀得一至臺奏所未盡並不可先言者一一誦之事
或可成也時臺下往雷州府候清軍察院旋瓊與本職

明海瑞撰

起日相值不得已更曰求見奈門者拒之咫尺間候二
日不得一接思慮期過始渡海北上中途每思及此深
用撫然今已至任未得言者請為臺_臺下言之夫瓊州府
州縣外旋黎岐中處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馬者臺
下試思天下有此苦心腹疾而能一日安者耶無黎則
三州十縣可寧謐去二三萬黎人安五十六萬百姓加
五七年功成千萬年逸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用力少
獲利多事而可舍不為者耶黎潰則三州十縣舉受禍
然以三州十縣制黎則又千谿萬徑皆可施功五裂四
分柄執在我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反掌易事而可曰

不可能者耶然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
其故有四全無志者不必論大約今人官居類傳舍至
任未久遷擢競心影響間見黎岐難處遂終以難處視
黎五年七年事也慕榮途之速心蔽遲難之一見先人
為主一也詢訪未的忘信人言謂黎岐地方濶山崩峻
林木茂密通之為難妄信人言謂黎人強衆出沒千百
為輩十發十中敵之為難英雄豪傑當先為而不為是
則無故二也平素攻舉子業未嘗由心經畧民事區處
猶難况兵戈危險不知其易妄意其難思及存亡呼吸
心膽喪矣不復為謀三也其有思得其方志立功業者

又慮黎平我去後萬一事出不虞邀功起釁人將置我
何地目前成功後當顯禍四也自國初以至今日言者
屢矣迄無能取信上人者何其故有三雷同黎之平說
惛然不說地利險阻兵行法糧隨費致上人以白面書
生笑之一也地利然說平黎易究竟所以見其一不見
其二說東遺了西中南差了北上人因其二盡疑其一
二也誌書歷載諸人議論然其人亦有可為地步言之
不行毋乃議事易處事難與致上人以紙上空談視之
三也二者皆非矣臺下誠能以必為志于本職奏疏
上兵部圖說治黎策一道少致意焉且于不可信之三

求其必執此說之故于不擔當之四深求衆不擔當之
由彼此參互不用其三借三以壯吾膽鄙笑其四借四
以深吾謀將見反掌事炯然臺下目中矣夫一時之爵
孰與千萬世功名一世之榮孰與千萬世廟食臺下欲
不為之得耶本職言盡矣然尚疑臺下有憚心焉寧非
提督府不與我以地方兵糧乎夫本職云調廣西西土
兵廣東漢達官軍量撥一次大征糧之半此據人皆
可以言耳若臺下兵備之權則不然蓋瓊民游蕩並無
衣食棄為盜賊者甚多練集五六月可成精兵借用縣
民壯工食權宜區處給其始資黎地米山貨木價給其

終兵行糧隨殊無難事又寧無謂兵事一舉存亡呼吸誰則料之乎夫本職云用兵良亦以勢不在我或在奸人玩侮之念大約此舉先易後難隨機鼓舞止用一撫字自可了事本職思之日久考之日深問之日多事決可成或無患臺下請壯膽行之本職初官官遽不得上人意這等世界究竟做成甚事業母老在堂歸期指日中有言未盡者俟到臺日悉為奇貨可居無越于此臺下幸勿猶豫

以黎為奇貨此細人趨功名之心也一時欲激雙山姑用此語

治黎策

此愚已百科中式策也于奏疏圖說有相發明者附記于此

天下事圖之固貴于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于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然成緒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然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不能行得其人而不得其人則其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又非瓊人之所深望者乎夫孰事之間華心宣化之圖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為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為是廩者亦曰地

險不可以馳驅兵強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
未嘗不據險以為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
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我術周天天下無險瓊崖
衛所之兵自邱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
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郎温之敗皆未戰而怯千
里臨敵先期于敗為之也先哨去而後哨改彼欲進而
此欲退為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
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勦絕而安輯之者尚得謂之
有人乎今上命赫然舉誅之夫以萬全之力力視此直
狐兔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全生之所憂者元

至元屯田立學後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不開
十字之道欲為目前苟安之途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
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
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今不治必將浸淫四瀆而
為四支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
也故愚生以為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
執立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論之盡其方虛置
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義者為盡殲其類為忠
而究其所以為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為
矢刃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况

于鐵首其戎者乎是好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于盡
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深劫奪之以毒
夫徭役不擾俯仰足資固有樂之者况于州縣復為之
毆乎是逃亡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于終禁者矣不過
曰治土賊之剗剗則黎無以為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
義者浚剗良民雖廉恥有所不顧而况于土賊之無知
者乎是貪賊不可不懲雖而有不容盡懲者矣始終悞
宋者在一和字姑為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策黎也革
心宣化效且遲于百年官吏之遷涉不常人性之貪暴
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一以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

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既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
縣所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
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勦滅者徙之于外夫然後為百年
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
前日收兵之速勦除雖盡于小民無所逸也又安知後
日之不如今而復為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
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
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為難而非得其法之為難
也遇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于執事者
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

瓊志歷歷如照遇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執事
進而教之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時天子分天下職下都司衛而立之所為所與州縣錯
峙蓋五品秩也兵以千一百計餘人倍蓰之所管轄有
戎務有屯糧訟獄是其以衛封圉翊我聖明之治實兼
牧養允釐任焉行道遂志視州縣有大者令守令下民
莫敢仰視人視之不勝其以且榮所則不然者故起于
秩襲父祖不由問學于官守義惜無所識且其無理德
以和心氣也動輒猛悍殘厲以凌剝其下撫按藩臬用

是從而役之抑之誠是也治以成習遂致厚相黨與者
率以坐受爵冕致斥顯之然中秩之崇反出于雜流下
居之者恒亦傲然不桀曰此奴隸冠裳爾其間志有所
尚者竟亦以莫可奈何付之莫知所以致此之由去此
之道夫人之參其身于天地中者豈必人之榮身而後
能立哉執義以往天下有莫能禦者况五品之秩森然
明也吾得執國制以為倚公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勢
之極重有甚焉者吾得以執人心之公而反之理可以
張屈抑之勢振足以振品爵之崇故愚嘗以為今日之
武受抑于文者十一我之莫能自立十九也且其所取

以自範者謬戾尤甚既以威莫如州縣諉難矣乃曰剝
媚之行州縣固名文士也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撫按藩
臬之我獨者固偉然名進士斷然天下望也彼亦州
縣之為爾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效殖貨利以求容媚方
以為庶或可以一二焉者甚矣計之左也孟子曰小國
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也然
則武秩之邈乎其卑而謂盡由於文士之仰者其然乎
其不然乎如恥之若師文王為今之策亦曰孰制以
目守據義以行制而已毅然不諉于莫與之微斬然不
牽于剝媚之習則吾固參天地人也彼之欲以尚乎我
者將唾歲而奴視之矣吁獨與之角也與哉獨求不我
抑也與哉千兵景行亦有志而付嘆者撫按請于廷而
軍政及焉反此而遂有由矣愚懼其莫知所執也因軍
士之請用是書之以賀天下事亦為之而已矣景竹尚
勉之

賀屈元禮生子序

屈子年三十餘矣仲秋之夕得嘉夢覺而生子衆咸欣
欣然於餘慶之說相率微予言以賀焉予曰人生而無
以嗣于其身者能幾言之亦可以已也或者教以成子
之貴乎今之教子者于聖賢之道則戾蓋自門左之懸

久而廢援之遺王昶柳玘之誠特書於司馬氏者與鄉
習之願符節遂膾炙焉夫天地四方之事舉而屬男男
子之身矣其負荷若之何也顧沈黙之名而精若義者
能堪之乎是故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正以為天地四方之射也漢人因有生男如虎猶恐其鼠之說余非敢
以漢人為適中見也第中人之性振其氣而挽之中也易
抑其氣而企之中則難中行不得惟適中之狂士屬心
焉仲尼之所以善于造就也矧今所取當於天下之教
者何如哉愛其子而深為之計願以守雌之道進焉以
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于世而德義之有于身者去賢
聖或邈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哉疏少傳不以則遺

自謂為子孫念光奕史冊矣而犯者屢焉矧道之見頌
君實而世又率以為是者誰則挽之諸友聳然曰元禮
少孝禮知此義者也余亦欣欣然賡餘慶焉幸天地四
方事於此子乎攸寄也用是次之以為賀

樂耕亭記

始余未接西塾先生意一豢養之人云爾獲交數歲見
其誦砥行廉隅之士欣欣然羨焉若有企望弗及之意
嗚呼休哉茲世祿之難也交益久見其聞仁篤儉約之
行欣欣然羨焉行且欽崇勅厥躬詩禮訓厥子敗度維
欲敗禮維縱將深愧弗為焉嗚呼休哉茲世祿之尤難

也嘉靖甲辰之歲于瞻玉堂遺址之西墨客村構樂耕亭于上將以統率僕佃之耕非徒取名于此也一旦以其事為予誦予訝且喜曰賢哉先生樂耕之意乎而尤之者則曰不此之葺而顧彼營焉裕祖之蠶非孝也予意不賈子子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之為民者五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以衛國農以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于天下身不居一于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不齒也世咸以異端游手目之而知儒生貴族特甚先生以文莊嫡裔居寶丞之榮偶自棄于放言之域以逞無彊之

欲則凡可淫之物罔一不備其為園夫紅女之蠹可勝痛哉視異端游手之害十百矣維亭有作為耕也且以樂名推斯意也必不忍腴若飲食為穀粟之糜必不忍晚若衣服為幣帛之蠹又必不忍厚若聲色之娛妾若貨賄之聚為好生傷年仰德彌崇舉凡淫侈小物為世祿子孫所有者咸芟蕪蘊崇之漸盡矣嗚呼不賢而能之乎仁篤儉約親親之行義清節善行且于反官之曰可斯矣亭篇樂斯豈曰小補哉若夫流連光景假此亭為聚游之地瞻玉堂有述亦殃也嗚呼孝始而士今而農不為五民之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先生

之謂乎嗚呼賢矣哉先生曰茲吾志也敬持以為記

贈林東臯考績序

予於東臯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臯令瓊山詳七年于此矣實有大夫義焉古之人有言曰君子居是邦非其大夫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涖于人者雖心哲淑慝紀事執春秋筆焉其顯誦於人裂采而贈之者必掩咎為美增細以巨難以襲黃名杜顯然疑之者實反出嚴來下用是善惡詆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而書之颺歌而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雖歷可按者莫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乃聲乃

底寔莫能白之君子之心又若此今欲侈言以為東臯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惠澤惠澤著于人心政聲播于行口績業留于郡邑之志瑞不必多為之贅然東臯此以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陟而之科之道其統賴有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所奏隨之東臯以其迎刃而解之才乘迎刃而解之力隨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罔徇身以忘國毋私已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于遐邇功烈著于不刊循良憲靜映耀今古予得以從而鼓舞于其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

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
則下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華先生何以復我

贊蕭氏一門二節

予讀東州李太僕所為 節傳觀二母寡于華年依孫
予為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心天日苦
志絲泉未嘗不壯其競于守而可為頑懦者寓激勸也
嗟夫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為天地萬物之依
者其道有五焉五教貫三才而為一君子重之然聖王
制世御俗所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

拳拳然持此以為天下勵者是則何故蓋以義合者而
能不悖其心可以改醮而他從者願終守于一志一行
類無往非其自立之地焉矣况夫過者常變君子規以
恒于久近間求之昔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
近之謂也是故夫亡則無所謂矣無所為而一無不移
雖金石之堅未能遠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寧未
足為難矣士之從事于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
十餘歲于顯不悖于幽毅然誓不以所職負吾君者競
於始或渝于後歷年所而心一焉彼殉君于日月未足
為難矣藩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終孀守克堅足以辨

婦行之備是故君子論人廷之効忠閨之著節無軒輊
焉而厲世振俗獨于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大者身
有之五教于斯貫焉故爾雖然彼士常學問知禮義以
應工求者親師友以椒敬酌古今以達疑謂能盡所事
焉可也閨中之見視此何若矧士之布列在位考其所
以受人策命之寄而不貳乃心者則或鮮焉易于閨門
女子之間難于多士講學之際二貞並萃獨非君子之
所歌揚而不容自己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
典起也况于親炙之者竊嘆臣節之衰節守之壞有如
三才所藉以立者而僅于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母氏

不改之心奮匡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輿有必
然笑予粵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己用是書之以頌

泰伯論上

太王剪商之志金仁山胡雙海辨之詳矣愚竊謂太王
祖甲之時去高中宗興未遠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則
祖甲之時去高中宗興未遠後一有有餘年殷始亡則
當太王時乃商家盛強之末衰弱之始其天命人心尚
完固未動所謂翦商亦言乎其志焉耳非爰整其旅如
觀兵孟津陳師牧野之為也泰伯無荊蠻之逃則國屬
之泰伯矣屬之泰伯而泰伯以不取為心則翦商之志

蓄于太王者息矣泰伯而泰伯季歷不得位後無武王事
紂無滅亡之理此其以天下讓商更為何如太王欲傳位季
歷則翦商之志季歷從之矣太王啟于先季歷從于後
父作子述事必有可成無難者君臣之義泰伯不以此
自維持其間而托于採藥之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而死克之至義之盡泰伯其得為有君也哉且弑君
天下大惡也幸而成之公議凜于斧鉞不幸不成大則
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貶削投荒流離終世王述之
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
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温之禍竊以為泰伯之愛

太王不如述之愛其子矣聖賢之論曰君子有過三諫
而不聽則逃之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夫子
臣異道非止謂其天合人合義當如此也子之于父一
體而生之之異姓君臣情分有別以光明正大之義投
一氣相通之親婉順號泣至再至三無不可以感通而
挽回焉者父有諍子則身不限于不義無君一念此其
事為何如可逆料其不反而遂逃之耶仁傑 周旋于
則天之朝雙陸不勝之兆姑姪子母之言且能動之俾
天下復為唐有太王固非昏暗之武后也仁傑能行于
異姓之婦人伯不能行于至親之父且朱子之論伯

曰德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夫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能以大義回父心吾不信之矣以子事父情有可為而不為身為世子權有可為而不為以事父言則不孝以事商言則不忠啓天下無君之禍貽家門戡遂之羞皆荆蠻一逃為之也夫子遠通事物之變酌見義理之原而顧以至德稱之哉

泰伯論下

果如翦商說則泰伯潔身而去僅得如申生之恭為類質美未學謂之德且不可矣况可謂之至乎蓋株藥一去使太王果成翦商之事則商家天下不得于文王當

得于季歷是泰伯不取商之天下而任父與弟取之也春秋書趙盾弑其君任父與弟取之不以此身維持其間絕以春秋法春伯罪不可逃矣仁傑周旋于女主之朝君子取焉蓋君子期于成天下之事而不必于明已之志苟謂惟求無愧直遂徑行可以維持左右使不至於成其逆者皆不為之泰伯不得為聖賢矣朱子以遂成吳國事逆泰伯于高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王邑于岐山之下從于歸市不能以有天下乎太王可有天下而太藜潔身去之謂讓天下于高可乎且朝諸侯有天下之說且不可曉說者謂周之頑民為高忠臣

觀多方多士訓殷民者詳矣必三紀而後風俗移易收
野之師雖殷民有倒戈之志然猶有前徒交戰之人孟
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是以難也泰伯
雖盛德當不過放文王文王值罪惡貫盈之紂不能為
之當伯當祖甲世去高宗中興未遠又焉能朝諸侯有
天下易易即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說者謂九州所以不
遽叛者皆小心翼翼。延焉夫紂猶有可延之勢以泰伯
不從之德當祖甲盛時為天下倡率民可知方商室大
山而四維之矣朝諸侯有天下此必無之事也孟子曰
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故益伊尹周公

不有天下適聖賢六七作之後而天遽棄之即以德言
泰伯無取天下之理以時言泰伯無取天下之幾徒見
夫遂成吳國之跡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夫歸泰伯之
人正邠人從太王之人也其心知有君臣之義故見天
可君者翕然歸之又躋我于天下一君之上恐知有人
人之人不如是也歸市之太王不能即遂翦商之志遂
成吳國之泰伯能朝諸侯有天下乎且推已之物以與
人謂之讓指商家未敗之天下為泰伯當得而不取之
恩是何異于盜賊以指所未劫之家其所積為已有而
姑讓與積財者所用耶太禹太甲成王之天下不可謂

為益伊尹周公且所讓周之天下不可謂為泰伯所讓
尤可知矣夫子之言當不如是朱子憑史記之語而想
像推之于太王泰伯心事皆不得其實而其時其事並
夫子稱許之言有相悖矣不可強通者不若止以讓國
季歷說武王終有天下故以讓天下推許之無礙也

孟子為貧而仕議

人生天地間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雖
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間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當
斯世既貧而無養矣曰農曰工曰商無非資身策也此
其事之在我者一仕于人則制于人制于人則不得以

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祿為且云非出處之政吁
非其正者而可以謂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懸望祿之忠
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臣子之義分無
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諉失君子出仕義臣子之分無
可以生此身者為之可也舍農工商之養自己出區
於抱閔擊柝之祿由人制者為大賢君子之所為寧若
此哉孔子平日進以禮難于進也退以義易于退也乘
田委吏安然受之而不辭蓋亦順其舉授者而無容心
焉亦且行道之端所係百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為貧
以進寧復能後其食耶孟子曰平執不見諸侯之義分

庭抗禮直若壁立萬仞之不可即者莫非剛且大者為之斯言一出吾恐氣體亦有所不充集義所生者或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矣

周公使管叔監殷

周公之處管蔡諸家皆以為不忍遂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愚竊謂不然舜之處象雖云封之有庠而天子之吏實理所以然者正以全吾親愛之心又使之得得少俾其惡其為國臣民之計詳而密矣人必有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于親切人心必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于真謂之真者非獨于此也日夕周旋心心術之善不見事

之明諳才調之大與小莫不畢照于我而非若他人之日月一至見其一二而未見其千萬也古稱知子莫若父知弟子莫若思群居終日而以知友稱亦以親比不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意或如此無取我子鬻子之閔斯之言哀而切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敗露之後其親愛之情尚如此闕牆禦侮之親而使之監我仇人焉獨非聖人之至計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所不能不過也若謂蔽于愛兄以至今日稽之古今反之人心不通以強通矣維帝其難四凶不去于堯而去于舜人心之藏不可測度雖明聖亦有未能先為之別者

奚必兄弟間而後然哉立亡國之子而求所以監之此其關係若何所當何如以計之者監以親之兄周公慮事之詳亦可想矣若夫日後之事則所謂維帝之難聖人之不幸也而其初之必是焉者正其才志之可觀兄弟之真見金觀金勝之冊公之愛武王何若恩斯勤彼之詠公之愛成王何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兄弟在彼猶在此附仇人以背懿親管所為有出于天理人情之外者而公安得遠之之竊以為監殷之舉公必自度以為得安國之計矣而寧意其後之至此耶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宜亦乎孟此意或如此無取我

子嚮子之閔斯之言衰而切所為垂泣涕而道也之敗露之後其親愛之情尚如此閔牆禦侮之親而使之監我之人焉獨非聖人之至計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所不能不過也若謂蔽于愛兄以至今日稽之古今反之人心不能以強通矣

使畢戰問井地

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無是理也何也人必衣食有所資然後為善之心以生日夕有所事然後淫侈之念不作井田者衣食之資日夕之事返朴還淳之道去盜絕訟之原舉賴于此故嘗以為一井田而天下之事

畢矣然自三代而下垂數千載而作之行者何井田所
以為民而亦兼以足國自秦漢而下其心于為民者能
幾人哉間有欲為民隱之恤久遠之計者又苦于考究
之不詳變通之無法彼見夫天下若此其大奪富民之
田以畀貧者紛藉藉無從下手其講學之臣多詞章
記誦之士議及井田懵然不知所以行之之故或見其
莫已利也因不舉之以為君誦者亦有之舉世相安于
因循之習竟無經久之計望治之思膠柱鼓瑟宜乎其
卒不可行也考之後之稱稽古博識者莫如端臨馬氏
其為井田之議謂後之君子每慨嘆世主不能復三代

之法以利其民使豪強坐擅兼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
于斟酌古今究竟私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論論最
為確實其出二公之外而為之議者必能備知閭里之
利病詳悉然後授受可以無弊然則自周而下更于民
者舉不欲知其利病也耶不知民間之利病用民之貽
膏以奉之何用設官分職旁午而縱橫之者何為守令
之遷陟其歲月有限獨不可舉而久任之手汗吏黠胥
能舞文以亂簿書田里之一一可覩大尺可憑或不可
亂還授之姦弊無窮則然矣井田既行之後而民猶
有無窮之弊也高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

業而一其志果若斯言則三代之貢助徹法將不靜而
一手不反其靜一之故而見夫末流之弊遂舉而棄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端臨于是為失言矣我朝邱文莊
有取於蕪葉之論而其言曰可於國初人寡之時為之
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終歸於隳廢程子謂天地間
決無人多地少之理今之糜費五穀計當數倍吾民日
夕之食而猶可以取給事可知矣隨時制宜而不失先
王之制歷舉貢助以為滕文誦孟子之所云潤澤不如
是也丁田相配取效於數百年之後丹田以漸為之而
其成獨不可舉而行之乎謂張載慶之有術之言惜其

要妙隱而未發吁三代之具為日若此其久也地里
舉目可見量度反掌而行寧能隱之耶文莊之見亦端
臨之見也誤者者蕪葉而二公之言尤自可笑周禮遂
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上有畛百
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以達於畿鄭康成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
近郊鄉遂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為之溝
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
間同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涂專達於川康成以為此都
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此蓋以平原曠野之

地行助法以山林陵鹿之地行貢法然非貢助一定于此而不易也昔朱子論建國謂必依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孟子若夫潤澤正此意也必若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壞墓塚廬舍徒城郭易彊隴而後可為聖王之井田將塞之平之夷之易之而後之為也即為高必因邱陵必下必因川澤謂聖人也而所行之事寧若此愚癡不通耶必九百畝而後井必方百里而後同不足于九夫之地百里之同而可耕可植者將棄之乎隨田之廣狹而為多少之授可井則井不可井則一夫二夫當之可同則不可同則百夫千夫當之之則不

必野而行賦不必國中而行此聖人之法也二氏以不通之見而議古法難乎其為古矣所見之舛若此則其謂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擇窮數百年專利於此不治他事宜乎其然矣井田者井田之名也人必有田而不必于井者井田之實也觀野行即法國中十一自賦聖人變通之舊權可想見矣為今之計不必訪求故壇遺陂之已廢者按今日之土田隨地區畫舉周禮大司徒所謂不易之地家百畝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與夫大宰九職任萬民者而酌用之守宰縣令一以井田為事其纖悉又屬之一里之長不以

今日紛、之疾而沮其必行之必委曲以力行而求為
久遠之計既定之後舉簿書以驗土度地不定則吏
胥之姦弊可稽正不必惑祥如龔黃精明如張趙而
亦可以濟斯世于虞周之盛區斯民于樂、利、之中
矣橫渠曰世之疾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
辭蓋謂其或以召亂也然天下富人多乎貧人多乎田
井而貧者得免奴佃富家之苦吾知其所從必矣王者
固有滅人之族沒人之產而束手聽者取具有餘之田
而不奪其上下之養彼亦安得而違之竊以為井田之
決可復於後世者諒夫有同然之心而不必恤其衆多

之口反覆曉諭委曲變通必無召亂之事也然則數世
之後而其子孫衆多不可以死徙無出鄉之法行之者
若何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夏后以至八百年之周
其間獨無若此者乎然要在必有田宅而不失所養化
裁變通之而已要之不能以一一如意而較之田不井
授一遇災旱而民之輾轉溝壑白骨遍野平時則奸偽
朋興有故則羣橫寇盜其相去萬萬矣愚故以為斷然
必在可行而無疑也古今

古今論井田之難者惟強奪民田以召怨讟一語為稍
近似舉今日吏胥無窮之弊守宰遷徙不常之由乃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論若夫執溝洫井同之法而謂今日之地非古昔平原之區者以膠柱鼓瑟而論聖人不通之甚者也夫人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后天下之治可定今日太平之業必世後仁之化舉須于此彼夫心所同然口之怨讟固不必恤也力而行之而民可與樂成矣然封建所以維持井田者也田欲井授亦將舉封建而行之乎曰久守宰之任而一里之長長子孫於其中者復為之維持焉井田之可行也必矣制度一定則心志一風俗成其所以維持之者不難矣然則奚必封建為哉

人皆以井田為聖王之養庠序為聖王之教養民于先教民于後有養而後教行焉若井田自為養庠序自為教不相涉矣然易履卦君子象之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教之成也一夫百畝之田百畝外不能加毫末五畝之宅五畝外不能加毫末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民志之定何如程伊川傳乃嘆後世自士庶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難矣降至今日較伊川言殆又甚焉所稱名人賢士口談道義者皆不能絕去為富不仁之心小民

持此為觀法借此為口實用是風俗日流莫知紀極法
不能止大抵皆厚田宅豐衣食美妻妾一念使之有此
一念又皆田宅無分界人人得以自買自賣致焉井田
行則民貧富不相耀而心和矣生長所習見而志定矣
漢人以富人觀欲天下為悲止此田宅更何欲可觀漢
人以彼民情見美則悅為嘆止此田宅更何美可悅富
人欲過貧者欲企雖有其心而蓋無其由也無其由而
過企之心滅矣井田未嘗教民而域民於教教道之妙
有若此嘗謂井田立而先王之教斯過半矣天下之治
井田為之學校不過輔翼之先王之教井田教于始學
校不過成教于終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後世紛々
然交鶩於利彼身當教化之責者亦惟利是馳制度非
不許教成非不切也以言相禁實則別以心相傳夫曰
教之夫曰教之云者是亦空言而已天下如之何其能
治耶井田盡天下之事與其竭力為序序為教約百端
鼓舞民志不定迄無成功不若竭力為一井田以復唐
虞三代之治不可以王莽王田增紛擾借口也

孟子道性善

孔子論性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未一一剖析而天命氣
質實兼于中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相近一言盡之矣

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生稟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夫義理之同言性不可不析而為二無氣則此理無處安頓曰理曰氣無離合無先後性即在氣質中非二物也言性又不可不合而為一合之未未嘗不絳渾然之中燦然者著焉聖人之言妙矣孟子論性區區然執一性善之說夫入之所以信服于人服其心也服其心者彼亦有所驗之于心證之天下也程張子于戰國一言而告子服矣告子不為孟子服者實孟子言之執于一辨之不能詳使之非告子諸人故屢變以求勝也說者謂孟子時當戰國人欲橫流不得不執性善之說矯焉

春秋時俗較去戰國不遠孔子稱性相近繼之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流不舍孔子救世之心亦均切矣將不欲矯正之耶不正言以屈其心欲反言而矯其失不可得而矯矣告子所謂仁內義外乃不知仁義二字字義所謂不知仁義二字義固欲反之孟子不曰心之德愛之理謂之仁心之制事之宜謂之義區區執敬酌湯水之說辨之不詳亦徒多言而無益也

孟子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之說于氣質之性既知之矣答告子諸人獨不言言及之蓋子意欲伸此抑彼如說夜氣欲人知涵養此性說四端說擴充欲人

知體說此性充廣此性諄々然不一而止無非為性善
謀也孟子之功大矣然理氣不相離而離言之知為性
善謀不能使人信者性善之說是則孟子之過也

鄉愿亂德

從古未有言及養氣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詭隨上容之
說即鄉愿意也亦無有若孟子之論剴切痛快者蓋鄉
愿餒其浩然之氣以從俗浩然之氣孟子身有之見鄉
愿苦為身害故言之詳惡之痛今天下惟鄉愿之教入
人最深凡處已待人事上治下一以鄉愿愿道行之世俗
羣然稱僻性稱所上大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謂如此然

後得中道善處世則必鄉愿之為而已所稱賢士大夫
不免取道鄉愿調停行之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
不為大惡必為鄉愿事在一時毒流後世鄉愿之害如
此說者謂孟子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言也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為第一

備忘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忘集附錄上

御製祭文

維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
守海北兼管海南道左叅政徐應奎諭祭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海瑞曰惟爾高標絕俗
直道裊躬視斯民猶已飢寒恥厥辟不為堯舜矢孤忠
而叩闕抗言爭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
之志迨起家於再廢乃決歲而三遷宥石具瞻卓爾舊
京之望素絲無染哀然先進之風綜銓務而議主懲貪

領法臺而政先厘弊若金在冶雖百乘之愈堅俟河之
清柰九泉之政及特頒祭爰責始終不昧爾爾靈尚其
歆服

維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
守海北兼管南海道左叅政徐應奎諭葬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海瑞曰爾介節清風老
而彌厲直聲正氣歿且猶生迨茲歸窆之期益軫遺簪
之痛載頌御祭特示眷思惟爾明靈歆茲渥典

祭文

維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十二月乙卯朔越祭日辛巳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楊巍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沈鯉戶
部尚書宋纁兵部書書士一鶚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
書傅希摯刑部尚書李世達工部尚書石星都察院左
都御史吳時來掌詹事府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侍
讀學士王弘誨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教
習庶吉士朱賡吏部右侍郎趙煥戶部左侍郎溫純總
督倉場左侍郎胡執禮部侍郎孫丕揚禮部左侍郎溫
侍讀學士于慎行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徐顯卿兵部左
侍郎楊俊民右侍郎蕭大亨刑部侍郎陳贊工部左侍
郎曾同亨右侍郎李輔通政使掌司事工部右侍郎張

孟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時亨左僉都御史詹仰庇
大理寺卿孫鑑左通政趙世卿右通政黃克念左叅議
田蕙右叅議季觀光陳大科大理寺左少卿李尚思右
少卿許子長左寺丞吳定僅以牲帛之儀致祭于明故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剛峯先生之靈曰惟公廉貞之氣鍾於南方挺生哲人
直毅以剛嘉靖末年以諫著威觸雷霆分刀鋸鋸圍扉
長繫正志從容先皇嗣服首拔獄中廷尉納言中丞出
撫剪右鋤貪士民歌舞居無幾何增口孔多若火于水
世情則乃龍蟠虎伏十七八載光不終含恭荷采采起

佐銓務進總憲章帝曰遺有鎮我南方曰子有吏職墮
於賄惟汝片玉以戢魑魅曰子有民俗以侈移惟汝束
帛以挽澆漓公介益堅千仞壁立側耳生風豺狼屏息
陪都荼毒莫如火夫痛行裁革民用以甦一心精白報
我軒堯庶幾百辟是式是標方公乞骸先後七疏皇揆
慰留民望所聚天胡不憖一夢道遙訃來自南天子輟
朝乙酉之冬丘公觀化公胡為者相邀泉下疇如二公
旅室蕭條靈旆千里郭臨孰招居者持奠行者心惻官
居鼎鬲檢資羣賂公節良苦行寔端公事已定定公名
已完以葬以祭增秩予謚朝士爭請皇恩示異余輩誼

則察友景行如何生不可即寄此挽歌尚饗

維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十月丙辰朔越二十二日丁
丑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用汲經歷司經歷江沛
然司務廳司務蔡如川照磨所照磨潘度南南京河南
等道監察御史方萬山党傑李一陽田一麟潘維岳黃
正色王潘臣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饋之儀致祭于明
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剛峰海老先生之
靈曰嗚呼惟公挺生瓊海萬夫之特鳴鐸南屏長揖即
伯眼空一世天植孤操兩宰劇邑撫字心勞不侮於寡
力抗疆禦人醉我醒爰騰清譽聲聞上馳粉署攸司日

剗宿蠹峻卻羨餘惟時多艱職競斯力氣奪朱雲羣上
駕乃憶比干曰旌骨鯁中聖主寬恩何怨何嘆肅皇晏
駕乃憶比干曰旌骨鯁中使賜環荐歷卿寺超秩朱輪
三吳秉鉞鏗鏘銷魂直道難容人言繼起不容何病抽
簪故里天啟睿聖圖惟舊臣海濱應詔風采猶新總憲
留臺執法不忒無縱詭隨紀綱南國默首歸仁當宁切
倚屢疏末俞一夕乃死嗚呼以公之儉何啻公孫躬被
大布麤糲是殮以公之操何啻伊尹嚴視一介千金不
隕壽宜天保為國具瞻奪我黃耆胡然而然都邑驚心
縉紳失望訃聞廊廟南顧悼喪嗚呼誰云公貧而有令

名譬彼江流萬古長清誰云無後而傳不朽譬彼鍾山
霄壤同久賢愚好醜朝菌冥靈人為公惜乃公則瞑汲
等生乎公後風仰高風共事一堂觀德維躬肅肅其儀
岩岩嶽立允矣君子是矜是式條爾長遊百計莫留意
公慷慨虹飛雲浮敬奠一觴聊申私鄙公靈不昧陟降
庭止尚饗

維萬曆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欽差總督兩廣軍務無理
糧餉帶管鹽法無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侍生劉繼文謹以剛鬣柔毛香帛之儀
致祭於明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

介剛翁海老先生之墓曰嗚呼古稱天下奇男子者公
非所謂其人哉天下皆男子而或油忍依違如脂如韋
逐波而流隨風而靡則男子而婦人也若公者其挺瓊
山之嶺岸毓珠海之洪浩剛大塞乎天地鴻龐挽乎世
道屹砥柱于中流迴狂瀾于既倒而裒然擅天下之奇
者乎公巍科奮跡振鐸南平長揖郡伯氣節稜稜序序
而奇于教也及宰淳安再移興國家僕負薪惟民褚福
邑宰而奇於政也繼司粉署批鱗抗疏折指乘輿雷霆
震怒鼎鑊如飴繫囚靡顧斯即曹之奇節哉荐登卿寺
擁麾江左濬泓溥澤鋤強相值懦猷綸消豺狼氣挫

撫鎮之奇標哉萋菲交侵徜徉泉石特起銓卿風猷赫
奕裁草浮華詠歌四溢奇勛歸于八座矣爰總憲臺紀
網整飭水孽自持布被糲食杜絕私交儀刑百辟奇采
表于三臺矣嗚呼公真天下奇男子哉不知而詆公者
或謂沽直要譽矯情戾俗而公固率之天性盟之幽情
不自覺其奇也知而惜公者或謂四壁蕭然一嗣不足
而公固以天下為家萬世為續迺益見其奇也茲為贈
謚葬祭皇揆鑒其忠尸祝俎豆赤庶銘其德勲業鐫之
鼎彝祭聲名垂之史冊則公之彪奇蜚異者永永霄壤
無極矣丁公復何憾耶繼文西江筮仕北觀聯鑲業已

心奇之嗣是仰公作用愈出愈奇今觀風此土欲瞻依
而不可得謹述公之所為奇者臨風寄誄共為天下悲
尚饗

維萬曆十六年歲次戊子三月甲申朔越六日己丑欽
差刑部雲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朱天應謹以香
帛牲醴庶羞之儀制祭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老
先生之大人之靈曰公真天下奇男子哉抗疏世宗批
逆鱗言今昔不敢言九死不回公豈真捐生以博名哉
既而開制整頓風振綱常公豈博美官而已哉歸老無
緣野塘再起勵金石操時欲修前人未有業補前生未

了事公之所為世人異之駭者駭忌者忌而其節益堅
公真天下奇男子哉其猶冰壺秋月一片青天自總角
而宦成一轍生乎後者匪公之植孰若公之心哉公為
天造朝廷之福而天胡不願公之身公為穆宗正萬禩
之統而天胡不永公之傳天將使公以億萬載為壽以
百千忠臣義士為裔哉應天命欽恤茲土惟慨泰山之
既頽嗟典型之日遠望南告奠公其歆哉公其歆哉尚

饗

維萬曆十六年歲次戊子仲冬月朔有七日欽差督造
墳塋無費論祭文行人司行人門下鄉晚生許子偉謹

以剛鬣柔毛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明故資善大夫南
京都御史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尊師剛峰海
老先生之墓曰嗚呼我公生平大致已揚扝于人人或
狀而讚或紀而銘先後奠章軸楮無算莫非盛德之流
形而不能盡揚扝者則公至誠動物之心蓋公之學
戒懼于不睹不聞之地而獨覺天理之真公之行蟬蛻
乎自私自利之塗而獸追乎遠古之英士論始疑而竟
信公道幾蝕而慕明故自顯爵錫之媿謚褒之雄文重
典慰厝之而因以見公之得君自興國祠之淳安像之
蘇松金陵之屬咸俎豆之而因以見公之得民自交口

頌之文章直之輓歌言詞愉播遐邇而因以見公得中外之朋情公素所重者忠孝廉節而皆以公有公素所輕者爵祿名壽而皆為公膺即此生之志遂知九土之目瞑俾後公生者阻之有餘味而聞之有餘馨子偉叨承欽命妥公靈雖靖共之常職寔報德之夙襟其旦夕祇事慚以道譴抹臯者惟公所嘿相而茲菲陳痛薦竭虔誠以對越者惟公所釐歆嗚呼哀哉尚饗

輓詩

何以尚

乾坤正氣獨鍾奇直道堪為百世師忠似比干名並久

壽過尼父逝還遲先生與我元同志後死何人更相知
杖血未乾流作淚哀哀豈為哭吾私

公為男子一生奇烈烈轟轟是我師胡爾正人歸去速
莫云病客弔來遲公于我昔非謂薄我謂君今或有知
終始交情當勿改臨風杯酒奠吾私

范世清

皇天召海老黎庶喪顯考懸知聖主聞致厯淵衷慎安
行天下官亦護身餘寶灑淚附行舟私心恚如擣

又

忽然痛哭還大笑箇中誰解機緘妙古今日月自升沉

春生秋殺天之道天之道元之竅水底燃燈曾一照又
何須為生者快又何須為死者弔耶弔耶者是幼惟有
惟常炳耀吁嗟兮名利客心死形存貪尚墨汗身穢德
增媿嗔何如瓊山海老不嫌負臺憲官常貴生平願已
伸風清月白為知己天長地久通同神

姜愈

輿攬披肝舊有聲南臺東軸慰蒼生蠻夷感義波濤靜
豺虎潛形道路平正是孤忠扶國是何堪一夢賦樓成
深山窮谷皆悲慟汗簡千秋表直名

許光祖

江南十月雨如傾總是悲號道路聲雪凍霜寒敷政肅
月溶水澈泣官清劍劍義膽言何壯星殞忠魂氣尚生
謾道姓名光國史于今草澤口碑成

凌霄漢

生平正氣肅朝端胸次忠清世所難忠似赤葵傾烈日
清如秋水挽狂瀾時多俊乂無尸諫人有萋菲幸骨寒
千古芳名光史筆應留精爽照長安

葉緒昌

南都秉節望如山總憲重來老父長楊縮相唐驕侈格
長孺在漢凱觀寒官收治水三旬易策救飢民十萬難

今日仙輻向瓊海野人酌酒泣江干
公治吳淞白布救飢民十五萬故及

朱良性

批鱗玉闕大夫奇正是風雷示變時萬死一生千古事
孤忠獨立寸心知神飛瓊島乾坤老淚滿江南莫木悲
幸有聖明公道在會看殊典勅名祠

徐元貞

砥柱中流大丈夫剛風清節古今無赤心自矢天人與
白髮還將社稷扶原是神龍翻瀚海遙憐鳴鳳起高梧
是天不為留元老忍見熒熒萬姓孤

李麟

憶昔史鱗司直後螭頭今復振奇風匡時白簡飛霜冷
戀主丹心夾日紅婦服容容羞娥媚男冠落落見豪雄
人乘箕尾歸何處惆悵秦廷幾署空

李藹春

骨瘦原來有幾臣惟公悟透本來真文章領袖輝南粵
節操冰霜動北辰身歷三朝惟白簡名高五嶺祇丹心
英風耿耿今猶烈步武何人踵後塵

梁肖灝

獨把真心事衮袍三朝威望肅清高殿前有請危張鳥

階下無言悅子教君憚漢時新汲卜民舞愛日膺慶阜
千秋絕調難為和轉覺當年意自豪

梁棟國

誰將石畫軸承明耿耿孤忠直史生一點丹心漢日白
幾回章奏楚天明眼傷滄海波濤急氣滿乾坤山岳驚
千載令威無復返五山家學有蜚聲

朱汝能

秋霜烈日獨公奇不世勲庸在口碑君念民暑方倚召
秋搖柱石已無支夢歸瀛海清風遠影落江天正氣隨
此日拜公人世隔涕零如雨不勝悲

姚光舜

勁節剛風未易尋孤峰峭立氣森森方期拭目沾仁澤
遽爾傷心泣計聞一疏直言天下事兩朝眷注聖明心
獨嗟未罄經綸蘊遺恨蒼生淚滿襟

李文秀

羲皇風度出明時葵藿丹衷百世師邦國久安猶戮力
經綸未卷忽乘箕瓊崖白雪封茆土柱石青天樹羽儀
昭代古良天下老千年遺像鎮華夷

葉于喬

海上生人傑才鍾天下奇諫書光日月聲價震華夷孤

介水如澈寸忠山河移公今騎鶴去千載有餘思

朱良知

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
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
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時哭公柩前止見
有菜羹一物故及

又

哲人逝矣泰山傾載道絃歌總哭聲南國甘棠思德政
雷陽枯竹動民情忠扶社稷輕榮辱功滿乾坤任死生
屢疏承恩留白骨英靈千載佐平成

姜謚

海父直人傑三朝第一臣寸心惟為主百計只安民折
檻彰忠跡埋輪盡佞人最憐貧與獨青史淚痕新

凌一鸞

簡命吳淞績禹功頓令萬派水朝宗力排豪貴驅妖鱷
為拯民窮副袞龍疏抗三朝辭激烈身經百折意從容
聖朝注念嘉忠直會見恩光下九重

許子偉

本來正氣參天地氣正如公信可參九死孤忠回聖哲
一生奇慘媿貪婪已聞吳下呼為母會見朝中滿是男

蟬翼介輪何事重對公衾影欲無慚

曾養正

人鍾天地秀春過海山新兩官蘇民隱三朝報主身臣
忠蒙帝眷收獻識公負誰謂夷齊死名利萬古存

林憲夔

雲邊五指一峯傾綠野蒼生兩不平摩漢早知朋遠奮
朝陽惟見鳳高鳴松生瑤島從頭直月印吳江澈底清
祇卧一裘恬晏子未開三徑慰元卿廟廊憂切三朝志
忠介榮留萬古名綸綍自天光海濫九原含笑逝猶生

饒憲學

一生鯁骨自天成歷歷冰霜愈不驚眼底真空塵世界
胸心惟認此真成諫回北闕星辰動澤滿南阜草木清
遙望五峯何處是海天秋月古今

黃裳吉

五指蒼凌凌太清百年間氣竒鍾英挺身直作迴瀾柱
逆耳時聞折檻聲一點孤忠迴主悟三朝完節自天成
由是地脈連滄海萬里山河拱帝京

黃中美

勁節凌霜不改容明時嘖嘖羨英風塵埃絕點寒烟淨
丹赤高懸烈日紅調鼎鸞班惟獨步含香檻外懾群雄

天南更有鼻夔屑霖雨還看散碧空

譚可為

忠本直誠介益堅三朝元望肅當年乾坤不朽匡時業
日月常懸報國篇古去何人堪伯仲漢來汲黯讓高賢
先生可起承明日小子猶能快執鞭

備志集附錄上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志集附錄下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
保謚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在簡帝心昭於國史
即愚夫釋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顧有隱衷微行足以
師世範俗而或出于士人所不盡睹記者不佞龍忝在
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最有密獨忍不搦管詳之而今
泯沒為公諱瑞字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國初以軍
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隸籍番禺今為番禺人洪武十

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于瓊遂為瓊山人不再傳而
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薦知閩
中縣事即公大父也寬從子澄澄成化十一年進士為
御史又有諱淵諱鵬諱邁皆舉于鄉俱名賢有諱瀚係
廩生瀚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中
憲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
人贈公警敏豪宕不治生產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
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
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傳為訪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
不渝以柏舟而慈訓孚翼則欲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

嘗自謂勉力修飾若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為多然
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固其天性然也公生而傾秀
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而紛紛世態皆
無能當于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是是欲人識其真
心率其真性明目張膽終身行之卓然不惑牽于俗者
聖賢也昧其真而解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為浮沉
者鄉愿也非聖賢也今天下惟鄉愿之教入人最深世
俗羣然處世者或不免鄉愿之為鄉愿去大奸賢士大
夫善處世者或不免鄉愿之為^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
人不為大惡必為鄉愿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

鄉愿為第一公槩槩括叙季人情物態盡于鄉愿一言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真必為聖賢不為鄉愿力破夫無害從容之說獵較受賜之說士不為道為貧之說以為此昔聖賢偶有為而言今紛紛為俗夫庸人藉口豈不大謬居恒著嚴師教戒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乎女之女之托形于天地間者乎付完節女須須完之母宮室專孝動心母胸恟易操母財帛世界而中流砥母對人語雄而媿影媿衾母質冕裳參狐貉而有媚心恥心母疾中而氣解無矜能而醫諱母自許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于此不如遄死公執

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猶見時之人紛然舉俗說以媿懼夫纖節少徇竟亦天地不肖子于是復換客地告辭與同志者共砥淬而自號曰剛峰以代箴傲云乃若居室之間人所易忽公獨謂于此不謹性命之理即為之瘞闕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位內位外形家肅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踰閭闔相往來處伯仲媿媿恂恂怡怡而坐立跪拜則惟禮是矧有從子鵬與公年相埒同鉛槧同寢食居起又同上春官然言必名事必稟毋敢幾微媿狎司徒即二溪楊公于鄉為先達年長而于公之間為姪婿相見見問

公纔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稍假在郡庠時
獨與一二同志辨學明古即郡博且嚴不敢問餽遺
常例瓊人士莊為道學先生相率師事公惕然為作訓
說以詔之曰今之學者決狀元進士于科第人恒狀之
此學奚自而來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冊惟潛
心玩味而踴躍于諷咏時舉伸由之不恥緼袍孟子藐
大人伯夷之敢于非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充養
有機耳其程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者耳窮
一生讀書作文而于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
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

為聲詩即古今文詞要以節發性靈而止雖不稟古則
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丙午督學林公始到
目公文已麗其行誼大加獎賞適有所出婦許訟公且
誣裝資善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為對至所誣裝俱
不辨惟稱貸倍償而已林公益重之己酉督學蔡公繼
至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翫移時因詢知公
微隱事嘆曰茲所謂湮而緇者非耶是歲公舉廣廣東
鄉試甫應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強仕即毅然
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就
教而瓊方平剿黎岐安戢未定公始舉于鄉所答平黎

策問嘗有開導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經濟至是伏闕
上書復中前說其畧曰瓊之黎自弘治十四年迄嘉靖
二十年二月九日凡三大舉矣臣嘗以為弘治間開道
立縣可無嘉靖間兩大大征即今大征後開道立縣可
無歲歲鷓鴣年年守戍聞者避之已下兵部議覆獻圖
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已授南平學教諭始至
申諭曰教官非塾保比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
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乃首揭朱子白鹿洞
五規輔漢卿會粹六事并摺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
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張剛者之辨反覆起迪以發其

真心作其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即其家
冠婚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係乃兢
惕即減年微細亦曰即此已陷于不誠不一之地更學
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物進而參謁禮儀
斷斷執會典憲綱力以其身以標幟明倫當不跪道傍
不跪迎送郭門不出上官一見復不復同有有司作三
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廳公居中揖
立諸大夫色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指公也
公志在行道而一人官區區禮節不見諒謂此缺獨世
果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其欲職去太守某獨

媿悔曰彼所執竟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為閩
學憲聞之取赴正學書院修書力力求去鎮山公慰留
曰平生所學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跪耶公乃留按院
至延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進見公長揖不聽
而誰之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物色公接按院作
何壯已接院進公禮如前分守公聞之吐舌曰今世有若
教官耶夫會典憲綱故事皆廢格而獨創舉于公雖
若不無駭迂而理有同然則固更相嘆服謂當于古人
中求焉用是抗顏于南平四餘年如如一日而守相臺
察以上咸鑒亟之矣閩中若驛傳不命有司而獨檄公

酌議公謂驛遞之疲千倉百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
改今日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復國初五馬三驢之
法此為上策乃若今職級崇卑以為應付多寡而借關
不中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稍為調停節減以
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然皆
挾時急務故特舉之以為闕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
之由縣令以至巡撫則固從上策矣戊午春擢知淳安
縣事一履境睹痛苦萬狀詢所以嘆曰天下事都被秀
才官做壞了豈有不才貪殘剝充囊橐即賢者亦鄉原
正道交戰胸中窮竭膏脂博交延譽乃輒歸咎朝廷征

賦煩不可為也。征賦即煩，各有定額。去什一，一未遠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朝廷為之抑諸臣為之耶？于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為明其意。若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使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而以鄉原之道待吾子姓，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而丞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為各申飭，謂自吏胥而上，誰不身任民物之責，與有民社之寄，獨奈何自營私

為也，即其所宜著為潔令，名曰淳安政事。蓋自信其粹乎聖賢中正之道，我祖宗頒行畫一之制，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採庭甚清閒，吏書無事亦聽其從農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有凡用度取足，于是至上官檄縣取金，餽境內士夫，舊多委曲，應之公，惟于其贖錢內里為有則送，無則無已，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無此則禍且矣。公獨曰：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為此穿窬舉動耶？津要知厚，有餽問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為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

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
甘澁壑也淳故多淫詞社學獨缺公毀祠宇以為社學
欲盡如洪武六年今乃止而作興士子以道義不以勢
利間有援例上粟必諭之歸于正焉維時都御史鄒氏
挾權相總制八省齷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
不與怒捉輿臺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懸之公不顧密執
鄒闕防詎偽中所云申文得鄒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鄒
憲令巡歷所至務為節省而其寔不然大率有司皆窮
極淫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只一日當至嚴嚴守相
戒盛為供具以待公獨上稟帖曰傳聞所至于憲牌異

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從傳聞則恐違憲下邑疲敝未
知所從鄒匿稟帖署曰然憲牌行然遷道去不過嚴矣
嚴守聞鄒且至而中止疑之後庶知公具稟之故慮禍
且不測盛怒待公入見輒踞坐擊案曰幾大官敢爾言
不停口公惟斂容長跼無一語辨氣稍平起揖而退亦
無後焉迨鄒事竣嚴諸官固無害太守見謝曰好了淳
安百姓難為汝難為汝鄒雖媿屈公而陰嫉其私人表
巡齷曰不驅海疆項何以持風憲體乎表既受顧使而
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陰有所鈞付不唯唯應
許曰汝耶欲學府官模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繳

云方呈給由已為陞任之狀不准考竟論然公無事可
指摘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表論之故仍以原職改
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
服細且敝朱公曰即負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
石絹朱公為言公清望于冢宰嚴公而其鄰邑興國適
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負歲徵不滿什之
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
請行而獨急清又清丈甫畢而報陞戶部雲南司主事
蓋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恭人怯北寒思歸亟不得
已發王茶人人二男三女扶持以歸而輕身挾二僕北

上既視事日見肅皇帝晚年立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
服將事乃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
蓋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
心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欲
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臯夔稷契之輔責臣欲洗數十
年阿君之恥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餘言自許于有
犯無隱之義國史蓋詳載之公是疏出一日而有聲震
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
也者疏始入即訪同鄉庶吉士王先生于玉堂公署相
見聞有分必死首以後事為託詢其所由袖中出奏章

一通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四兩曰死于爾乎殯還我首丘足矣已而對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已惟公事事認真集義養賢為主徐而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今之盛何由而見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幾微可憐之色王先生者即今宮詹忠銘公故嘗為予言之嗟夫死生之際亦大已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有沽名徼幸於一試者哉疏入為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數月不下時有儼衛人在公左右偵食息暨所如徃而公則終

日子孑然無所顧畏上方憤懣一日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失色而會尚寶何公為司務時上疏力救公亦幾死然竊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復取置御案曰再三為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諭輔臣在華亭集中云他的的都是理但言過激爾遽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了然則肅皇帝曷常有死公之心哉讞獄雖上而竟留中意亦以淵矣臘月幾望肅皇上賓莊皇帝阼有奉遺詔出公于獄復原職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改元晉丞尚寶四月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三禮

司諸公率以鄉官忍之見而公自處甚峻學憲公尤相
齟齬至以私却沮太恭人旌節事公亦不為之屈十一
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而王恭人始偕來
己巳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贍黃六月陞右僉
都御史奉勅總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並彈罷一
方欲有規畫必衡隲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
越俎相侵乃獨以昔所為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興國
者稍加潤色擴充為督撫憲約意蓋主于年黜貪墨搏
擊豪傑矯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既布嚴乎烈日秋霜風
物頓易郡邑吏凜凜競筋若非往日日人賅者則望風解

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顯者褚
其門第以居聞公明日將至一夜遂易而黜監造中貴
某素驕橫侈縱出入肩輿八人騶從甚都一見公即內
媿貶損不能自安所用肩輿人遂戕其半吳故有松江
滙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宏多已被潮啗於為陸議
濟者委迄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
議開寔應民謠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罷已每事不與
之高議乃于此舉故為相左且欲按劍尋其後公不顧
毅然獨以身任之措處公羨名募丁作乘輕舸往來江
上畚畚鍾不旬月報竣計費甚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勞

按院某驚訝竊嘆曰萬世功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德之獨以公在任不久未及大完其施為憾焉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奸利而仇離瘠苦之狀接于目侵占吞奪之訟聚于庭公氣勃勃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即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民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疲邑皆用清丈茲又令獻鬻隔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唇藉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

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京糧儲方巡撫侯代而糧儲裁革寔以計去公也公以庚午四月回籍開門却掃為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所祿入僅買居第一區值一有二十金祖田十畝外無益惟萬曆乙亥治太恭人葬事兵憲陳公助賻金始作置墓田數畝耳居恒稱不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私邦大夫戈戟相屬謔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纒為正言之恥耻面諛亦固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為公戒一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已必取而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而惟善讀書其所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而猶喜引後

學家居十餘年日為課藝文說經義或餽困時以手撐
腹言無倦厭即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敏有用
世志嘗讀嚴子陵傳至橫足帝腹事嘆曰吾人一身備
萬物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為己任士君子出處何常
視所遇何如耳有君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幾而薦者
踵至都諫銜涇坡等會薦有忠貫日月望重華夷之語
而吏部具覆奉上命遇有員缺相應酌量起用逾年萬
厯改元癸酉又奉今上命遇有兩京清散員缺推補時
蓋籍籍望公起矣嗣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
史若郭給事若王各具疏薦而最後甲申冬十二月鄧

弗克護公歸又弗會薦然上曰海海瑞既屢經薦舉查
有相應員缺即便起用不逾月推通政司左通政上又
曰再查相應員缺起他逾年乙酉正月起僉事臺都御
史未至以為南吏部右侍郎舉朝措紳無不羨主上特
達之知而海內聞公起亦誰不舉手加額獨惜其起稍
遲莫益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以三月間命即束
裝就道或勸公益姑辭諸公則謂主上有特達之知臣
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襲奚取焉遂啟行自瓊臺
至峴峒家僕皆徒步有一僮亦祇攜附前輿不與馬入
自至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五月覆

任冢宰五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票取坊上人辨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紙嘆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有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見苦矣吏部既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吏有翰銀公費并新任有賀禮一切革嘗思念方今主聖臣良萬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因疏引骸骨併陳一日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字令欲督字令先司道欲督同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閣部諸大臣歸本于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憤憤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于改枉去贓八十貫絞律而從

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枉法律疏而因及國初尚有剥皮囊草令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觀者不察遂謂欲復剥皮令馬且歷舉今政以責難于君曰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所行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毋見天子意真語切而近于懇即帝心亦且難之蓋疏上為甲申二月而是時則又有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浹歲三遷咸屬睿眷自此疏一出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憑藉雌黃房則大肆詆擊公質不勝房惟是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先成三進士疏乃足以

發揚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子時雖拜命復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清主眷未衰火甲夫差方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故遲遲為大計苦于受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持正毋縱毋苛象咸服之至于火甲止為地防守原無襍差今則一京千百其官率于茲焉取用雖節題草亦竟廢公乃一正之于官民界限使官不親民民不病官總之為簡可照煩一冊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為歎云此夫議既定歸志益決貽不佞龍書曰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况天下事只

如此而已不去何為龍復曰此兩語足以決去就矣蓋六乞骸骨不得允竟以丁亥冬之十月十有四日卒于留都慟哉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獨抱真純以還檢篋內僅祿金一百五十一兩綾紬葛各一微都御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損金治具何以歸乎子姓兄弟既無一在側雖有二勝四僕又愚弱不任而更衣沐浴含歛悉都御史王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何以得此于諸公哉南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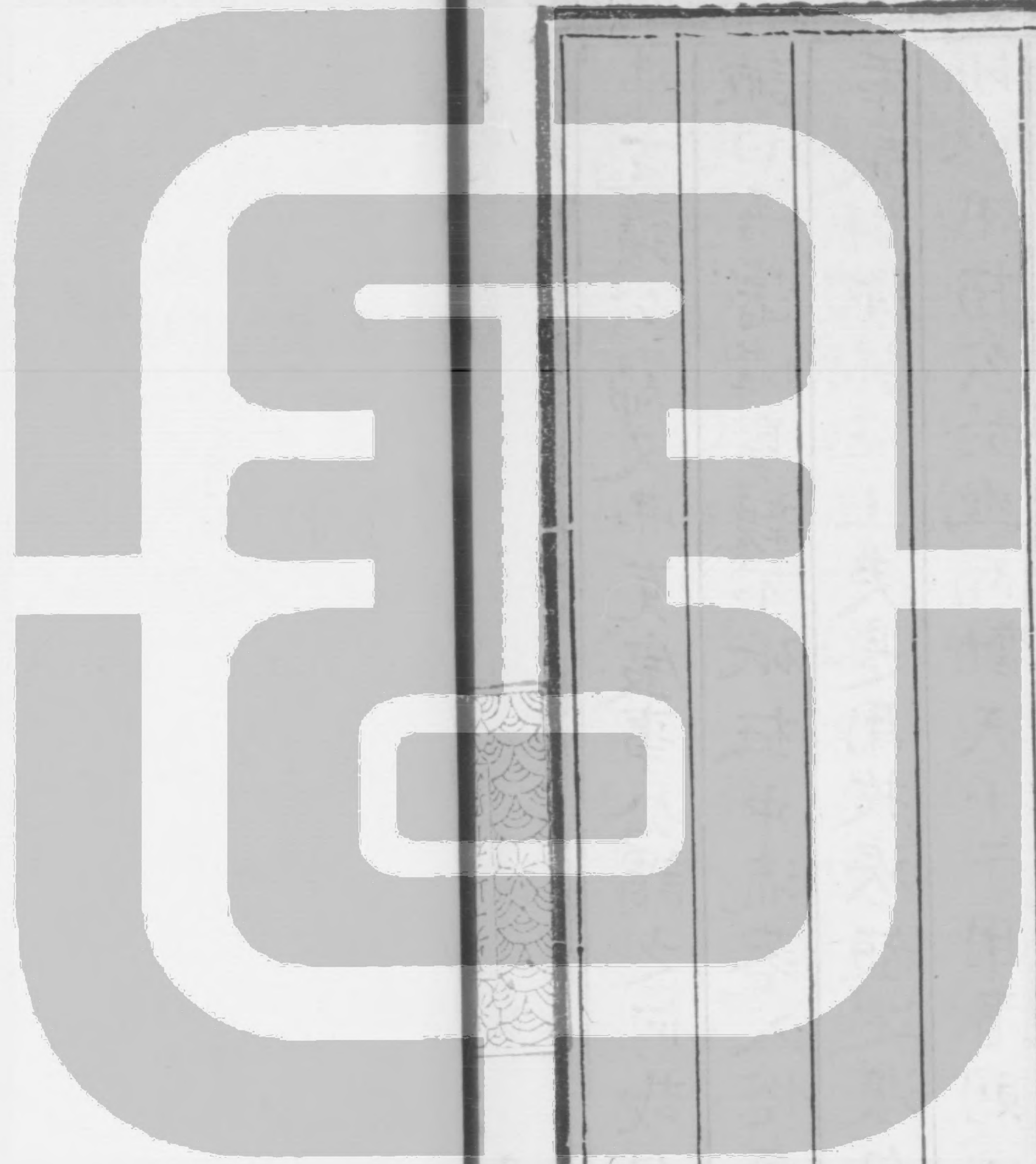
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
上聞為之咨嗟纏惻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致
金錢宅窀穸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贈官加
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謚忠介蓋上之篤念有臣恩厚加
是哉公生于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之七日享年七十有
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茶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復娶
潘氏不越月亦出側室二丘氏韓氏人之口寔公諸謂
公此處認真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慎選
輟易則側室其死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尚有人
不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王

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晚又生一
子中期丘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珣有仲子中適倫序
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繼者必此子也女
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如縣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
學生周維城王恭人出嗚呼公之出處死生其關於國
家氣運吾不敢知其學士大夫之愛惜疑信吾亦不敢
知第以公之微而合家食燕和顯而泣官立朝質諸其
所著嚴師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
而孟子所謂大丈夫古今一真男子也論者者槩其性
甘淡薄有採薇之風天挺忠貞有叩馬之節謂道似伯

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厥辟不為堯舜言動
必則古昔稱先王治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
不避即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
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鬱氣無忿容簪楚子弟捷
臧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即柳下惠奚加特其質多由
于天植學未進于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
亦有焉嗟夫公所莅咸口碑尸祝所至爭梗道塞途瞻
望之處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
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
公事每事必卜如羅浮葉綱齋先而不佞龍居門下既

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留都遺
誡曰吾嘗憐賢親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
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枚浹短述深自鍼砭耳乃若
所以不朽公於幽而勸天下于用者則以俟夫立言君
子





館圖
藏書

西德版此七種

文天祥詩集

書